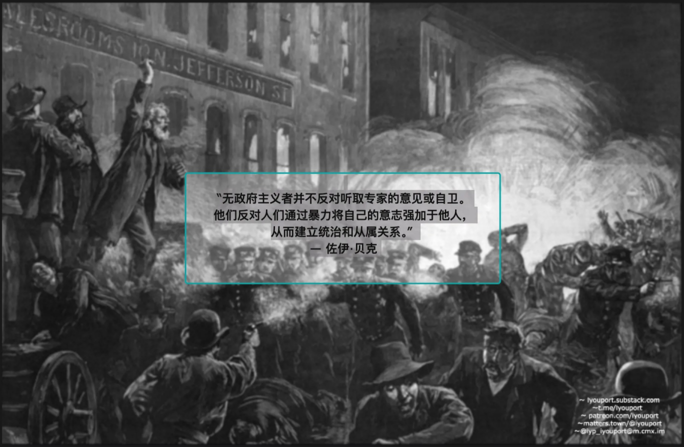
无政府主义与民主

Publish Date	2024年10月17日
Category	🍀 Category 1 原理和理论
标签	无政府主义 民主 等级制 社会结构 横向联合 国家 投票 协商 预示性政治 策略
编辑	iyp

> "无论是在美国、中国、还是俄罗斯，在政府之下都没有民主或自由。无政府主义者相信人民的直接民主是唯一的自由和自治" —— 洛伦佐·科姆博

▶ Table of Contents



"无政府主义者并不反对听取专家的意见或自卫。他们反对人们通过暴力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人，从而建立统治和从属关系。"
— 佐伊·贝克

无政府主义是一种社会运动，主张废除一切形式的统治和剥削，建立一个以自由、平等和合作为基础的社会。无政府主义认为，只有废除资本主义和国家的等级制社会结构，代之以通过横向自由联合组织起来的社会，才能实现这一目标。**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从根本上转变组织结构和决策方式。**

资本主义和国家都是等级森严的金字塔，决策权从上向下流动。资本主义和国家的基础是少数人与多数人之间的分化，少数人垄断决策权并发布命令，多数人缺乏真正的决策权，最终必须服从于上级的命令。

相比之下，横向社会结构**是指人们集体自我管理，平等地共同决策的组织形态。在无政府主义社会中，没有至高无上的主子，也没有卑躬屈膝的臣民。**

现代无政府主义者通常将无政府主义描述为“没有国家的民主”。美国作家和活动家洛伦佐·科姆博（Lorenzo Kom'boa Ervin）于1993年指出："无论是在美国、中国还是俄罗斯，在政府之下都没有民主或自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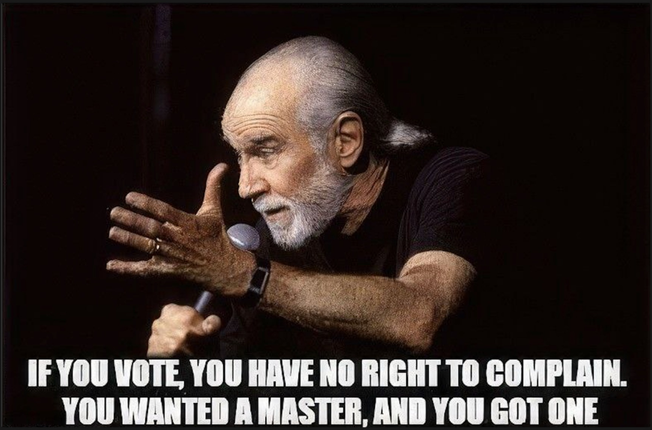
无政府主义者相信人民的直接民主是唯一的自由和自治"。在这一立场上最著名的倡导者或许可以说是大卫·格雷伯了。2013年，格雷伯表示 "无政府主义并不意味着否定民主"；相反，它将 "核心民主原则发挥到了极致"，并提出应通过 "去除等级制度的直接民主的形式” 来做出集体决策。格雷伯所说的“民主" 是指任何基于 "充分与平等参与"的"集体协商”制度。

We can't just vote
fascism away,
the time has
come to DISOBEY.

对直接民主的认可并不是现代无政府主义者的普遍立场。相当多的无政府主义者认为，无政府主义从根本上与民主不相容，或至少有别于民主。他们的基本论点是，民主意味着“人民”或多数人的统治，而无政府主义则主张废除一切统治制度。“无政府主义”一词本身源于古希腊文anarchos，意思是没有统治者。在民主制度下，通过制度化的强制机制，如法律、军队、警察和监狱，在特定领土内对每个人强制执行决策。民主的捍卫者认为这种强制执行是合法的，因为决策是“民主做出的”，比如每个公民都有权参与决策过程。由于这种强制执行与无政府主义对自由结社的自治主义承诺不符，因此无政府主义并不主张民主。

主张“没有国家的民主”的无政府主义者本身也赞成自由结社的自治主义。例如，格雷伯主张建立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类只建立那些无需通过不断的暴力威胁来强制执行的相互关系"。因此，他反对任何 "有能力……召唤武装人员出现并说 '我不在乎你对此有什么意见；闭嘴，照我说的做’" 的决策系统。有鉴于此，我所研究的不论是“支持”民主还是“反对”民主的无政府主义者，都在用不同的语言倡导相同的立场。他们都主张集体决策的方法，其中每个人都有平等的发言权。他们都认为这应该通过自愿联合来实现，反对通过制度化的强制机制（如法律或警察）将决策强加于拒绝接受决策的人。他们只是对这些制度是否应被称为“民主”存在分歧，因为他们使用了不同的定义。

在这些辩论中，无政府主义者通常会诉诸历史上的无政府主义者反对他们所谓的“民主”这一事实。不幸的是，这些对无政府主义历史的诉求往往有点含糊不清，因为人们只关注历史上无政府主义者使用的词语，而不是他们的思想。本文不仅要解释历史上的无政府主义者写了哪些关于民主的内容，还要解释他们是如何做出决定的。我本人不认为仅仅无政府主义的历史就可以直接用来解决关于无政府主义和民主的争论。我只是希望通过对无政府主义历史的深入了解，可以有助于现代无政府主义者以更富有成效的方式思考这个问题。


IF YOU VOTE, YOU HAVE NO RIGHT TO COMPLAIN.
YOU WANTED A MASTER, AND YOU GOT ONE

历史上的无政府主义者对民主的批判

历史上的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只用 "民主"一词来指称政府制度的形式，这种制度至少在纸面上是以“人民”或“多数人的统治”为基础的。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埃里科·马拉泰斯塔写道："**无政府主义者不接受多数人的政府（民主），就像他们不接受少数人的政府（贵族制、寡头政治或一个阶级或政党的独裁），也不接受一个人的政府（专制、君主制或个人独裁）一样**"。马拉泰斯塔并没有发明这些定义。他只是在重复所谓 “西方" 政治理论中对不同政府形式的标准定义。在早期的理论家，如霍布斯、洛克和卢梭那里，也可以找到对多数人政府、少数人政府和单个人政府的同样的区分。这些关于不同政体的标准定义源自古希腊，包括希罗多德、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

古希腊最有名的民主政体是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在民主的雅典，所有重大决策都是在成年男性公民参加的大会上以多数制做出的。政府的主要官员通过抽签随机选出。与此同时大多数人

—— 妇女、奴隶、儿童和外国人 —— 都被排除在外，在大会中没有决策权。现代的活动家倾向于认为，5世纪雅典的例子表明，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真正的民主是直接的民主。这样做是错误的。正如雷克斯塔德所言，在古希腊，"民主"一词并不是指一种特定的决策制度。古希腊人不像现代人这样把直接民主和代议制民主进行区别；相反，他们认为一个城市只有在由其公民或至少是大多数公民统治的情况下才是民主的。因此，只要是建立在公民集体自治基础上的城市，哪怕它们具有根本不同决策制度，也都可以被视为民主政体。

举例来说，亚里士多德不仅将公民在集会上辩论并直接投票做决策的城市称为"民主的"；他还用“民主"一词来指代公民仅选举掌握决策权的政府官员，然后让这些政府官员承担责任的城市制度。尽管亚里士多德也认为通过抽签选拔官员是一种“民主方法”，而通过投票选拔官员是一种贵族或寡头统治方法，但他还是这样定义了。原因在于，对亚里士多德来说，在确定一个城市的宪法标签时，关键问题是由哪一伙人统治。如果一个城市是由大多数市民统治的，而这些市民又是穷人 —— 即他们并不拥有很多财产，那么对亚里士多德来说，这个城市就是“民主制”的，而与实现这种统治的决策机制无关。**现代人当然可以不同意亚里士多德关于选举代表的公民是否能真正统治城市的观点，不过这种分歧并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即：在古希腊，"民主"一词并不仅仅指我们所说的直接民主。**

18世纪末到19世纪中叶，"民主"一词逐渐被用来指由属于政党的民选代表组成的议会所统治的政府。这些政府自称是“人民意志的体现”。应该牢记的是，这些“民主政府”最初并非建立在普选的基础上。代表最初由成年男性有产阶级的选举产生 —— 所谓“合格选民”，他们在人口中只占少数。经过几十年的自下而上的斗争，选举权逐渐扩大到包括大多数或所有成年男子，然后，主要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扩大到了包括所有成年男子和妇女。**在选举权逐步扩大的同时，统治者一直在试图阻止真正的普选权，比如富有的财产所有者拥有多票而非一票，再或者如美国那样阻止黑人登记投票，等等。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当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无政府主义者撰文批判"民主"时，他们关注的是资产阶级议会的代议制民主，而不是古代雅典的直接民主。**

历史上无政府主义对民主的批判是基于这样的理解。无政府主义者一开始就认为“人民的政府”是不可能的。民主捍卫者所说的“人民"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并不真正存在。一个国家的实际人口是由不同的个人组成的，他们有着不同的、相互矛盾的想法、需求和愿望。如果人们永远不会在任何事情上达成一致，那么就永远不会有一致的"人民意志"。只会有不同阶层人民的多种互不相容的意愿。政府的决定是通过法律和暴力执法者（如警察或法官）强加给国内每个人的。因此，民主充其量只是一种以“人民"这一抽象概念的名义将多数人的意志强加于少数人的政体（马拉泰斯塔，1995年，77-8）。

无政府主义者反对这种政府制度，理由是它与自由不兼容。**无政府主义者坚持认为，每个人都应该是自由的，因此，任何人都不应受到支配。**正如亚历山大·柏克曼所写，在无政府主义社会中，"你是完全自由的，其他人也享有平等的自由，这意味着任何人都无权强迫或强制他人，因为任何形式的胁迫都是对你的自由的干涉"（Berkman 2003, 156）。主张这一立场的无政府主义者并不是说暴力总是错误的。他们认为，**当有必要建立或保护所有人的平等自由时，如自卫或推翻统治阶级时，暴力就是合法的。**(马拉泰斯塔，2014，187-91）。然而政府的暴力远不止于此，因为它们是有权力并声称拥有专属权利通过武力将其意志强加给特定领土内所有人的机构。

无论政府是少数人的还是多数人的统治，无政府主义者都反对这种统治形式。用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鲁奇·加里尼的话说，即使"多数人对少数人的统治”是“一种缓和的暴政形式，它仍然代表着对自由的剥夺”。无政府主义者反对“多数人对少数人的统治，我们渴望在结社自由的范围内实现个人自治，实现思想、生活、发展和境遇的独立，免受暴力、任性和多数人以及各种形式的少数人的统治”。在反对多数人统治的同时，人们也意识到多数人往往是错误的，他们的观点可能是有害的（马拉泰斯塔，2015）。例如，在一个仇视同性恋和酷儿的社会中，多数人的政府会制定压迫同性恋者的法律。

然而，无政府主义者并不认为现代国家是以多数统治为基础的。无政府主义者始终认为**，现代国家是由政治统治阶级为了自身利益和经济统治阶级的利益而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体制。**这包括自诩为“民主”的政府。1873年，米哈伊尔·巴枯宁写道：

> 「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和银行投机 ...... 与所谓的代议制民主格外般配。这种最新的国家形式基于虚假的民意的伪主权，据说是由人民的伪代表在虚假的人民代表大会上表达出来的，它结合了其成功所需的两个主要条件：国家集权，以及主权人民对统治他们的知识分子少数派的实际服从，后者声称“代表”人民，但却无一例外地剥削人民」。（Bakunin 1990, 13）

有鉴于此，巴枯宁认为：

> 「君主制与最民主的共和制之间只有一个本质区别：在前者中，官场以君主的名义压迫和掠夺人民，为特权阶级和有产阶级谋取更大的利益，并中饱私囊；在后者中，官场以完全相同的方式压迫和掠夺人民，为同样的阶级谋取利益和中饱私囊，但却是以“人民意志”的名义进行的。在共和制中，虚构的“人民”，即所谓由国家代表的"合法民族"，窒息了真正的、活生生的人民。**即便将打压人民的棍棒称之为“人民的棍棒”，老百姓的日子也不会好过多少**」(Bakunin 1990, 23)。

马拉泰斯塔也主张同样的立场。他在1924年写道：“即使在最民主的民主国家中，也总是少数人说了算，他们用武力强加自己的意志和兴趣”。因此，“民主是谎言，是压迫，实际上是寡头政治；即少数人的政府为特权阶级谋利“。无政府主义对民主政府的批判绝不应被理解为“所有形式的政府都同样糟糕”。巴枯宁和马拉泰斯塔都强调过，**即便是最糟糕的民主政体也比最好的君主政体或独裁政体更可取。**

鉴于无政府主义者将“国家”分析为服务于资本主义阶级利益的机构，因此得出结论，只有在以生产资料共同所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中才能建立真正的民主政府，即多数人统治（Malatesta 1995, 73）。然而，无政府主义者并不认为这会真正实现。由于现代国家是一个中央集权、等级森严的机构，统治着大片领土，因此国家权力实际上只能由少数民选代表行使。这些代表不仅仅是受命完成特定任务的代表。他们是有权力发布命令并通过武力或武力威胁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的统治者。因此，他们将构成一个独特的政治统治阶级。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代表将被行使国家权力的活动所改变，并主要关注如何复制和扩大他们对工人阶级的权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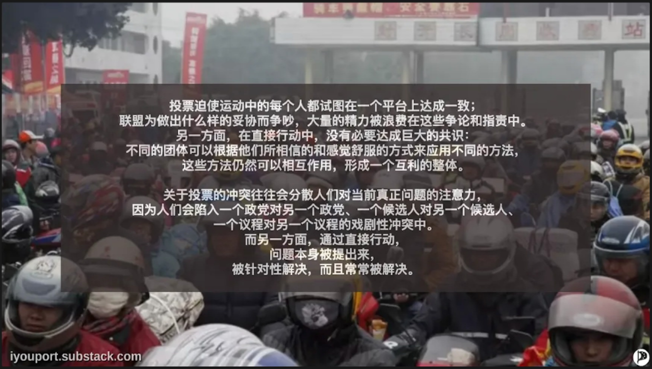
历史上的无政府主义者反对所谓的民主，并不是反对应在大会上做出集体决定的观点。历史上的无政府主义者始终认为，在无政府主义社会中，集体决策应在工作场所和社区集会上做出。无政府主义者用各种术语来称呼这些集会，如劳工委员会、公社、生产和消费协会。全国劳工联盟（CNT）是西班牙的一个无政府-工团主义组织，它在1936年萨拉戈萨大会决议中提出，自由意志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的决策将在"全体会议"、"公社大会"和"人民大会”中做出（Peirats，2011, 103, 105, 107）。

历史上确实有少数无政府主义者将无政府主义称为“无国家的民主”，但他们只是少数。20世纪30年代，俄国无政府主义活动家格里高利·马克西莫夫（Gregori Maximoff）拒绝接受"资产阶级民主"和"苏维埃共和国"的"民主"，理由是：与他们所宣称的相反，它们并非建立在真正的人民治理基础之上。相反，它们是由少数统治阶级行使权力以复制对工人阶级的统治和剥削的国家。有鉴于此，马克西莫夫主张废除国家，转而通过工作场所和社区委员会联合会实现社会的自我管理。他认为这种自我管理制度是真正的民主。他写道："只有在社区联合会的条件下，真正的民主才能发展到其逻辑的极致，才能成为现实。这种民主就是无政府状态"（Maximoff 2015, 37-8）。马克西莫夫在另一个场合也曾说到，"无政府主义归根结底不过是最纯粹、最极端形式的民主"。马克西莫夫认为无政府主义是"真正的民主"，但他并不是在提倡与其他无政府主义者不同的结社或决策形式。他只是使用了不同的语言来描述相同的无政府主义思想。

多数无政府主义者并不把无政府主义社会称为"真正的民主"，因为对他们来说，"民主"必然是指政府制度。历史上的无政府主义者将"民主"与政府联系在一起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无政府主义作为一种社会运动，是与另一种名为"社会民主主义"的社会运动并行且对立的。虽然"社民"一词目前已经被用来指任何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拥护者，但它最初指的是一种旨在废除一切形式的阶级统治的革命社会主义者。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社民党人主张工人阶级应组织工会，成立参与选举政治的“社会主义政党”。社民党人认为，通过这种方式，工人阶级既能赢得直接的改善，如八小时工作制或禁止童工的立法，又能通过夺取国家权力和建立“工人国家”来推翻阶级社会。社民党人认为，这样一来，社会主义政党将推翻资产阶级民主，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或无产阶级民主（Taber 2021）。而无政府主义者的回应是提出各种反对社民党的论点，如指出试图通过征服国家政权来实现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其结果是，历史上无政府主义者使用“民主”和"民主主义者”等术语的主要场合之一，就是指“社会民主主义”（Kropotkin 2014, 371-82; Berkman 2003, 89-102）。

历史的一大讽刺是，俄国无政府主义者米哈伊尔·巴枯宁（Michael Bakunin）是最初使用"民主"一词的人。1868年，他与朋友们共同创建了一个名为"社会主义民主联盟"（The Alliance of Socialist Democracy）的组织，并为其撰写了一份纲领，承诺该组织的目标是废除资本主义和国家。无政府主义者领导的第一国际西班牙分会也使用了"民主"的语言，尽管它正式反对选举政治的策略。1871年9月巴伦西亚会议的决议宣称，"真正的联邦民主共和国是共同财产、无政府状态和经济联盟，或者换句话说，是自由农业和工业工人协会的世界性自由联盟"。

这种语言在无政府主义者中并不流行，到1872年，巴枯宁已经明确放弃了这种语言。这一点可以从以下事实中看出：当他成立了一个新组织、并将其视为原同盟的继承者时，他决定将其命名为社会革命者同盟（Bakunin 1990, 235-6, note 134; Eckhart 2016, 355）。



投票迫使运动中的每个人都试图在一个平台上达成一致；
联盟为做出什么样的妥协而争吵，大量的精力被浪费在这些争论和指责中。
另一方面，在直接行动中，没有必要达成巨大的共识：
不同的团体可以根据他们所相信的和感觉舒服的方式来应用不同的方法，
这些方法仍然可以相互作用，形成一个互利的整体。

关于投票的冲突往往会分散人们对当前真正问题的注意力，
因为人们会陷入一个政党对另一个政党、一个候选人对另一个候选人、
一个议程对另一个议程的戏剧性冲突中。
而另一方面，通过直接行动，
问题本身被提出来，
被针对性解决，而且常常被解决。

历史上的无政府主义者的决策方法

在确定了历史上的无政府主义者对民主的看法之后，现在要谈谈他们对集体决策系统的看法了。历史上的无政府主义者提出了各种不同的机制，通过这些机制可以在大会上做出决策。要确定历史上的无政府主义者究竟是如何做出决策的可能很困难，因为这个话题并不经常出现在现存的文章、小册子或书籍中。不过，现有的资料确实确立了一些明确的立场。一些无政府主义者主张多数表决，而另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则主张一致决定，即所有相关人员都必须同意一项提案。还有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则根据具体情况，如组织的规模或所做决定的类型，主张两者兼而有之。需要注意的是，历史上的无政府主义者所说的"一致同意”制度并不是用不同语言表达的现代共识决策。我没有发现历史上无政府主义者将共识的关键特征作为一个过程来使用的证据，例如协调人推动会议通过的具体步骤，或搁置和阻止提案之间的区别。

马拉泰斯塔主张将一致同意和多数表决相结合。他写道，在无政府主义社会中，"做任何事情都是为了达成一致，如果不可能达成一致，人们就会投票，按照多数人的意愿行事，或者将决定权交给第三方，由第三方担任仲裁"（Malatesta n.d., 30）。这一立场是针对其他无政府主义者提出的主张，这些无政府主义者认为所有决定都应完全由一致同意做出，并反对使用投票。他回忆说：

> 「1893 年……有许多无政府主义者，甚至现在也有少数无政府主义者，他们把形式误认为本质，言语对文字的强调多于对事物的强调，为自己制定了一种“真正的”无政府主义仪式感。这种仪式束缚了他们，瘫痪了他们的行动力，甚至导致他们做出荒谬怪诞的断言。比如他们从"多数派无权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少数派"这一原则出发，得出了“没有相关各方的一致同意，任何事情都不能做"的结论。但是，由于他们谴责政治选举，因为政治选举只是为了选择统治者，于是他们认为选票不能作为意见的表达，并认为各种形式的投票都是反无政府主义的」。（Malatesta 2016, 17. 另见 Turcato 2012, 141）

据称，这种反对一切形式投票的做法导致了滑稽的局面。这包括无休止的会议，但却没有达成任何一致意见，也包括为了发表一篇论文而成立的小组，但却因为微小的分歧而在没有发表任何文章的情况下就解散了（Malatesta 2016, 17-8）。马拉泰斯塔从这些经历中得出结论，如果只有在"一致同意"的情况下才能采取"联合行动"，那么"社会生活"就不可能实现。在不可能同时实施多种解决方案或有效团结需要统一行动的情况下，"少数服从多数是合理、公平和必要的"（Malatesta 2016, 19）。

为了说明这一点，马拉泰斯塔举了修建铁路的例子。他写道：

> 例如，如果正在考虑修建一条铁路，那么关于道路的线路、坡度、材料、发动机的类型、车站的位置等等，将会有无数的问题。如果不可能完全满足每个人的要求，那当然最好是满足尽可能多的人的要求；当然，始终要有一项谅解，即少数人有一切可能的机会来宣传自己的想法，为他们提供一切可能的设施和材料来进行试验、展示，并努力成为多数（Malatesta 2016, 18–9）。

这并不是说马拉泰斯塔将无政府主义社会视为人们对每项决策都进行投票的社会。例如，他认为农民不需要就什么季节种植庄稼进行投票，因为这是他们已经知道答案的事情。有鉴于此，马拉泰斯塔预言，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需要投票决定的事情会越来越少，因为他们从经验中学习到了解决各种问题的最佳方案（(Malatesta n.d., 30）。

马拉泰斯塔并不是唯一不同意反对所有投票制度的无政府主义者。1907年在阿姆斯特丹召开的国际无政府主义者大会期间，比利时无政府主义者乔治·托纳尔（Georges Thonar）主张与会者不应参与投票，并宣布自己 "反对任何投票"。大会记录称，这引发了 "一个小事件"。一些与会者大声鼓掌，同时也听到了热烈的抗议声"（Antonioli 2009, 90）。法国无政府主义者和革命工团主义者皮埃尔·莫纳特（Pierre Monatte）随后发表了如下讲话：

> 「我不明白昨天的投票怎么会被认为是反无政府主义的，换句话说就是专制的。**绝不能将大会决定程序问题的投票与普选或议会投票相提并论。我们工会在任何时候都使用投票，我再说一遍，我看不出有任何违背我们无政府主义原则的地方。**

> 有些同志认为有必要在任何事情上提出原则性问题，哪怕是最小的事情。他们无法理解我们反对议会制的精神，他们重视的仅仅是在盒子里放一张纸条或举手表示自己的意见（Antonioli 2009, 90-1）。」

马拉泰斯塔主张多数表决，其他无政府主义者也有同感。乌克兰无政府主义者彼得·阿西诺夫（Peter Arshinov）在1928年写道："无论何时何地，我们之间的实际问题都是通过多数表决来解决的。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在一个决心采取行动的组织中，没有其他办法可以解决这些问题"（Arshinov 1928, 241）。

1936年2月，全国工人大会拥有85万名会员，它同样承诺多数表决。无政府主义者何塞·佩拉茨（José Peirats）对西班牙全国劳工联盟/CNT的决策系统作了如下解释。CNT是一个由工会组成的联合会，这些工会是 "自治单位"，"只有通过定期或特别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一般性协议"才能将它们联系在一起。因此，各个工会可以 "自由做出任何不损害整个组织的决定"。“联合会的指导方针”由自治工会自己决定和直接管理。这是通过一种制度实现的，在这种制度中，"任何地方、地区或全国性决定的基础” 都是“工会大会，每个会员都有权参加大会，提出和讨论问题，并对提案进行表决”。这些大会的 "决议"是 "按比例代表制以多数票通过的"。地区或全国大会的议程由大会自己 "制定"。这些大会反过来对议程上的每个议题进行 "辩论"，并在达成一致意见后选出授权代表作为 "集体意志的执行者"出席大会（Peirats 2011, 5）。

主张多数表决的无政府主义者对多数表决通过的决定是否应对决策过程中的每个人都有约束力，还是只对投赞成票的人有约束力，存在分歧。马拉泰斯塔认为，联合会的大会决议应该只对投赞成票的人有约束力。他在1900年写道，既然联合会是一个自由协会，它就无权"强加于个别成员"，因此“任何团体就像任何个人一样可以拒绝接受任何集体决议，除非该决议对他们来说是有价值和合意的"。所以联合会大会上做出的决定应该 "只对接受这些决定的人有约束力，而且只要他们接受这些决定就有约束力"（Malatesta 2019, 210, 206）。

马拉泰斯塔在1927年重申了这一观点。他声称，特定的无政府主义组织（完全由无政府主义活动家组成的组织）的代表大会 "并不制定法律”、也不会"将自己的决议强加于他人"。他们的决议只是 "提交给所有相关者的建议、提议和提案，除了那些接受这些决议的人之外，这些决议对其他人不具有约束力和强制执行力"。

大会的功能在于：

> 「维护和增进最活跃的同志之间的个人关系，协调和鼓励关于行动方式方法的纲领性研究，让所有人了解各个地区的形势和每个地区最迫切需要采取的行动；整理无政府主义者中的各种观点，并从中得出某种统计数字。」

马拉泰斯塔关于大会决议的立场不应被解释为一个人可以在一个组织内为所欲为，而不考虑组织的共同纲领或自己的行为对他人的影响。1929年，他明确指出，在一个组织内，**每个成员都应 "感到有必要协调自己与其他成员的行动"，"不做任何有损于他人工作、进而有损于共同事业的事"，"尊重已达成的协议 —— 除非真诚地希望离开大会"**。他认为，"没有感受到也没有履行这一义务的人应该被驱离"。

通过考察实际的无政府主义者大会，可以更具体地了解这种关于大会决议的立场。1907年，欧洲、美国和阿根廷团体的无政府主义者代表出席了前文提到的在阿姆斯特丹召开的国际无政府主义者大会。大会上的提案或决议以多数票通过，每位代表只有一票。具体实施方式因决定的类型而异。在大会的第一天，代表们对议程产生了分歧。一派提议，反军国主义议题应从议程中删除，该议题应在国际反军国主义协会的大会上单独讨论。另一派则认为，无政府主义者在参加单独大会之前，必须在其无政府主义者代表大会上就反军国主义问题形成立场。前者赢得了33票，后者赢得了38票。由于只能执行两者之一，多数派的立场获胜，大会将反军国主义列入了议程（Antonioli 2009, 36-7。后来关于反军国主义的讨论见，137-8）。

几天来，大会以多数票通过了多项决议。这些决议对少数派没有约束力。正如荷兰代表克里斯蒂安·科内利森（Christiaan Cornelissen）所解释的那样，**"只有当投票被用来约束少数人时投票才会受到谴责。这里的情况并非如此，我们将投票作为一种简单的手段来确定所面对的各种意见的规模"**。由于几乎所有代表都反对，禁酒的决议草案甚至没有付诸正式表决。在不需要单一决议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多项决议，前提是每项决议都获得多数票。四项略有不同的关于工团主义和总罢工的决议获得通过就是这种情况。大会纪要对这种情况做出了回应，表示：

> 「鉴于这四项动议之间存在明显矛盾之处，读者可能会对它们全部获得通过感到惊讶。这违反了大会准则，但却是有意识的僭越。为了使多数人的意见不至于窒息或看似窒息少数人的意见，多数人将单项动议一一提出进行表决。所有四项动议都获得了多数赞成票。因此四项动议均获得通过。」

其他无政府主义者则认为，以多数票通过的决定应对组织的每个成员都有约束力。1926年6月，一群参加过俄国革命、为躲避布尔什维克镇压而被迫逃往巴黎的无政府主义者发表了《无政府主义者总联盟组织纲领》（草案）。这份文件就具体的无政府主义组织应如何构建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议。其中包括这样一个立场，即：大会集体做出的决定应对特定无政府主义组织的每个部门和成员都具有约束力，因此每个参与其中的人都应执行多数人的决定。

纲领指出：

> 「只有在协议和联盟的所有参与者都最彻底地履行所承担的义务并遵守集体决定的必要条件下，这样的协议和基于协议的联邦联盟才能成为现实，而不是虚构或幻想。在一个社会项目中，无论其邦联制基础多么庞大，没有执行就不可能有决定。这在无政府主义组织中更不允许，因为它只对工人及其社会革命承担义务。因此，邦联主义类型的无政府主义组织在承认每个成员的独立权、自由言论权、个人自由权和主动权的同时，要求每个成员承担固定的组织义务，并要求执行集体决定。」

在一个特定的无政府主义组织内部，当然会出现对其纲领、战术和战略的不同意见。在这种情况下，《纲领》的作者后来澄清说，有三种主要的潜在结果：在"分歧不大"的情况下，少数服从多数，以维护组织的"团结"。如果"少数派认为牺牲自己的观点是不可能的"，那么将进行进一步的"讨论"。讨论的最终结果要么是达成一项协议，使"两种不同的观点和策略"共存，要么就是"分裂，少数派脱离多数派，成立一个独立的组织"。（Group of Russian Anarchists Abroad 1926b, 218).

以多数票通过的决定应对组织的每个成员都具有约束力，这并非是唯一的纲领主义立场。印在每张会员证上的CNT章程宣布："无政府-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承认多数决定的有效性"。虽然全国劳工联盟承认"个人主权"以及激进人士拥有自己的观点并为之辩护的权利，但全国劳工联盟成员 "有义务遵守多数人的决定"，"接受并同意执行多数人决定的集体授权"，即使这些决定与激进人士的 "个人情感"相悖。这一立场的理由是："没有这一点，就没有组织"（引自 Peirats 1974, 19-20）。

不过，CNT的成员们对于是否应将这种多数表决制（这种制度下的决定对所有成员都有约束力）应用于规模小得多的特定无政府主义组织存在分歧。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合会（FAI）是一个由亲密团队组成的特殊无政府主义组织。这些亲密团队有4到20名成员。FAI最初大多通过一致同意的方式做出决定，很少使用投票表决。1934年，Z亲密团队和Nervio亲密团队推动 FAI通过多数表决的方式达成了具有约束力的协议。Afinidad亲密团队同意有必要在FAI内部实行这种制度，但反对在小型特定无政府主义组织或亲密团体内部实行这种制度。在一次对抗性的FAI会议后，Afinidad离开了FAI，以示抗议（Ealham 2015, 77; Guillamón 2014, 28-9）。

一个人的统治：独裁、君主制
少数人的统治：专制
多数人的统治：民主
没有统治：无政府主义
~ iyouport.substack.com
~t.me/iyouport
~ patreon.com/iyouport
~matters.town/@iyouport
~@iyp_iyouport@m.cmx.im

结论

在系统地研究了证据之后足以发现，现代和历史上的无政府主义者显然主张相同的核心立场。许多现代无政府主义者称之为无国家的民主，而历史上的无政府主义者则称之为自由联合或无政府状态。至少有一位历史上的无政府主义者，马克西莫夫，在无政府主义成为流行表述的几十年前，就把无政府主义称为"无国家的民主"。

历史上的无政府主义者通过多数表决、一致同意或两者结合的方式做出决定。现代无政府主义者使用相同的基本决策系统。主要区别在于，现代无政府主义者经常使用协商一致的决策程序，而历史上的无政府主义者并不使用这种程序。

这反过来又提出了无政府主义者是否应该使用民主语言的问题。在一个人们已被社会化为将“民主”自动视为“好事”的社会中，将无政府主义描述为一种直接民主对倡导来说可能是有益的。然而，这样做也有潜在的弊端，比如人们会把无政府主义混淆为社会应该由一个激进民主的“国家”来管理，这个国家在大会上做出决定，然后通过法律、警察和监狱等制度化暴力将这些决定强加给每个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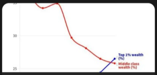
无论我们这些现代无政府主义者选择使用什么样的语言，我们的任务也仍然与历史上的无政府主义者前辈们保持着一致：在对抗等级制度的过程中，我们必须通过当下的实验实践来发展结

社、协商和决策的形式，以令我们既能采取有效的行动，又能预示一个既没有主子也没有臣民的社会。

By 美国无政府主义者、历史学博士，佐伊·贝克

🍊 您正在浏览的是iyouport的新项目，点击这里以了解它的全貌

Related Pos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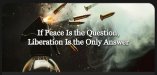
大转型开启 -“中产阶级不行了”

2024年12月25日

ANTIFASCHISTISCHE

如何清除法西斯蟑螂

2024年11月24日


If Peace Is the Question,
Liberation Is the Only Answer

当冷战重来遇到民主危机

2024年11月23日

海外民运和狮子舞

2024年11月20日

多数决定制是一种粗糙的算法

2024年11月11日

特朗普的2024总统任期对罗贾瓦意味着什么？

2024年11月7日

他们对世界秩序的痛苦视而不见

2024年11月7日

社区，民主，互助，迈向/超越双寡政权

历史重演：第一次是闹剧，第二次是悲剧 - 特朗普的法西斯卷土重来

2024年11月6日

那些无法抵达的“幸福彼岸”

2024年10月30日

局势动态中有三种经典的情景：乐观、惯性和消极，其中只有“乐观”情景下可以进行有效的思考，因为在其他两种情景中都是束手无策的状态。在“惯性”的情况下，通过缓慢地延续当前的专制趋

乐观情景，反对派的分裂，和民主战略

2024年10月29日 14:00

专业人员如何摆脱政治冷感的陷阱以站到民主一边？

2024年10月29日 11:00

移民的海外异议人士经常就各种事情争执不休，虽然多数时候都比较低沉，但几乎所有争吵的主题都很无聊（不论是身份政治还是“谁的钱”等等），尽是些没有实际意义的争吵。很多旁观者只是

我说“海外民运不行”只是在客观陈述

2024年10月29日 04:00

我曾经看过一份住宅区管理公司的月度报告。一大堆内容详实、色彩丰富的文件，有数字有图片，关于小区居民的钱都花在了什么地方可以一目了然。初看上去你可能会觉得这个东西很吸引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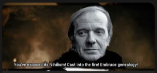
他们可以通过给你选票来堵住你的嘴

2024年10月29日 01:00

鉴于当前的局势，关于“团结各政治派别的反对力量”的讨论不绝于耳。即便是最极端、最激进的政治潮流也承认“共同的民主价值观”，或者说在采取民主话语的问题上有足够大的共识。从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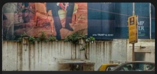
总体民主议程：那些不能对自由派让步的东西

2024年10月29日


You've exposed its Nihilism! Cast into the fire! Embrace genealogy!

虚无主义

2024年10月28日



美国大选和“左右”政治

2024年10月27日

ANTI ELECTION

城头大王旗

2024年10月26日

Coca-Cola
NIKE
amazon
PEPSI
Marlboro

摆脱自由派女权

2024年10月25日

从理论上讲，"民主"意味着民众政府；意味着通过所有人的努力为所有人服务的“政府”。在民主政体中，人民必须能够说出他们想要什么，提名有可能帮他们执行愿望的人，监督那些人的表

既不是民主，也不是独裁

2024年10月24日

INTO THEIR
BALLOT BOXES

权力败坏了最好的人

2024年10月23日

酒精，被认为是一种“减压”的方式。
可惜对某些人来说，那份压抑是唯一能唤醒他们的东西。

成瘾物品

2024年10月22日

ARE YOU LIVING YOUR DREAM?

颜色革命

2024年10月21日

WE THE PEOPLE

让我们谈谈民主，“真正的民主”

2024年10月30日

CAN YOU HEAR
A CHANGE IS COMING

不“民豆”

2024年10月20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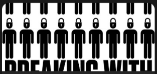
萨帕塔自治和无国家参与式民主

2024年10月29日

作为无政府主义者，我们必须扪心自问：
我们的目标究竟是要将我们针对职业媒体的根本要求制度化呢，
还是要求对已经被挪用和制度化的事物进行根本性的变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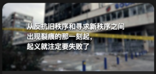
堕入欺骗之网：无政府主义者与媒体

2024年10月28日



打破共识现实：从同意的政治到革命的诱惑

2024年10月27日



社区、民主、互助，迈向/超越双重政权

2024年10月26日

“不要亲手开倒车!”- 波斯尼亚的直接民主实验和第二轮噩梦

2024年10月25日

民主：爱国的诱惑

2024年10月24日

Becoming
A Freak

做一个无法被代表的人

2024年10月23日

无政府主义革命：披荆斩棘

2024年10月22日

“结束吧!/Gotovo je!”—— 对斯洛文尼亚直接民主的思考

2024年10月21日

写在1月6日国会暴动之后

2024年10月20日

无政府主义与民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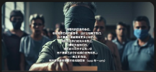
2024年10月17日

民主是直接的

2024年10月16日

从民主到自由

2024年10月18日



超越权术，超越民主

2024年10月19日